

【編號一】

戲台(節錄) 王金丁

嗩吶一聲長長的悽號，從遠古劃過曠野，像位高風亮節的勇士獨立山頭，頓時雲淡風清……

秋天裡稻子收割以後，街上廟口會擺上十幾二十天的戲台，那些日子裡，整天都能聽到從廟口傳來的親親嗆嗆的鑼鼓聲，連睡夢中也彷彿聽到。

當紅紅大大的太陽從秋收後的稻田要栽下去時，父親挺起腰桿站在田尾，把掛著畚箕的鋤頭揹在肩上，映著軟軟的陽光朝我吆喝：「回去囉，晚上來去看布袋戲。」

母親早早就作好了晚飯，我端著飯碗坐在曬穀場那棵芒果樹根上，從三合院棗紅色的屋瓦上吹過來的晚風裡，能清晰的聽到忽高忽低的鑼鼓聲，兩隻麻雀從屋頂撲向腳前，尖尖的嘴巴朝我啾了兩聲，我留下一口飯把碗擺在地上，父親卻匆匆的推著腳踏車走了過來，把牠們嚇跑了，催我說：「戲班在啟鼓了，是扮仙的鑼鼓。」

廟裡演戲是村裡的盛事，我坐在父親腳踏車後座，一路上看到有人抬著長椅條趕赴廟口，想先去佔一個好位子，路旁田間瀰漫著混著泥土的稻草味。

戲台朝著土地公廟高高的搭建起來，風大時，戲棚上的布幕會撲撲的隨風飄盪；這時，戲偶正在喧嘩的鑼鼓聲中竄飛，父親把腳踏車停在茄苳樹下賣香腸的擔子旁邊，燃起煙兀自吸了起來，就不管我了。

天色慢慢暗了下來，戲台上的燈光更顯的神秘，戲台前，有人坐在椅子上，有人坐在腳踏車上，也有人蹲在地上，都在專注的看戲；我一口氣奔上廟前的階梯，一咕嚕就攀上了廟門旁邊的石獅背上，一位老阿嬤正喘著氣跨過高高的門檻，口裡還含著檳榔，手擎著香、顫顫的指著我：「小孩子坐了石獅會爛屁股。」老阿嬤一路罵著下了台階，我興奮的自顧坐在石獅背上，遠遠的可以看到戲台上的廝殺，可以看到五光十色變幻的燈光；來廟裡拜拜的村人，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，有拉著媳婦的，牽著小孩的，一堆人燃著香，廟裡廟外跨進跨出，裊裊白煙繚繞樑柱間，我坐在石獅上看的清楚，累了就趴在獅頭上打盹，耳邊響著的鑼鼓聲裡，偶爾還夾雜著叫賣蕃薯、玉米的聲音，只是總會被廟裡問神擲筊的尖銳聲音給敲醒，醒來時，廟口萬頭攢動，戲台上正演的熱鬧。

【編號二】

阿公的日曆 亞卉

年已經過了，我們還沒有把日曆拿回去給阿公。

爸媽每年在年尾時都會去要份日曆，帶回去給住在鄉下的阿公。這次因為諸多雜事耽誤了。

車在房子前面停下來，我望向屋內，看到在屋內坐著的老人，正透過窗戶的老舊玻璃凝視著外面發生的事情。但直到我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進去叫聲「阿公！」時，他仍沒有認出我來。隨後進來的爸爸他倒是馬上就認出來了，移著小碎步走過來，臉上好像還是原來的表情，但周遭的空氣忽然變得鮮明奕奕起來。

我環視屋內，一副嶄新的日曆正正的挂在牆壁上，不顯眼的角落還有一份月曆。阿公說因為年就到了還等不到日曆，只好叫親戚去別處拿一份來用。

爸趕快將帶來的日曆拆開呈上。是最普通的那種日曆，薄薄的紙面光滑得像是有層蠟打過、頁面分成上下二半，上面是大大的阿拉伯數字、下面印著大大的工廠名號，怎麼看都與牆上挂的差不多，頂多字大點而已。但阿公看著手上那份日曆，露出笑容，彷彿終於又遇到老朋友似般的開心。

爸將日曆換上，撕掉兩頁。阿公問：「今天二號了嗎？」我看了下原來那份日曆，是二日沒錯。

阿公想為那份換下來的日曆找出路，問我們用不用。阿公愛用日曆更甚於月曆，因為一天撕一張，不會弄錯日期，月曆一張裏有三十、三十一格，要記得今天是哪格這個額外的記憶對老人家來說已經是個負擔，輕微的帕金森症使阿公瞬間即忘眼前事。

有次阿公去領老人年金，辦理人員問他：「阿伯，你不是早上剛來領過了嗎？」「噢，我來領過了嗎？」阿公就又回家了。

我不去多想，阿公撕日曆時，是否也會如此，心裏老惦記著每天要撕日曆，卻忘了自己今天是否已經撕過，所以過不多時再去撕一張，導致到最後還是弄不清楚今夕是何夕。其實，今天是何日對個過目即忘的老人家來說，也許不再那麼重要。日曆之於阿公，可能已不在於報日的功用，而是在一切可能將逐漸忘卻的日子裏，陪伴著他履行生命永恆的規律。

【編號三】

身在此山中

王昶雄

清晨，推開窗扉，清新之氣撲人眉宇，陽光躍然而入，滿室生輝。有了窗，一間容膝斗室，便變成頂天立地的無窮大了。

遷居到這四山環抱的小屋，已快五年了。山屋雖小，卻霜露不墜，風雨攸除，那嵐色山光，更使心靈為之清爽。鄰近是從前的美軍宿舍，現已闢為山村聯誼社，有網球場、游泳池，更有寬廣的草坪，可坐可臥，別有園林情調。

從山子后的小屋慢跑至陽明公園後面的山澗，自由自在的作早操、打太極拳。陽明、大屯兩瀑布匯流出谷，谷口是石壇路峰頂橋，橋畔有洞形月門及花廊，景色幽美。

回到小屋，已是日上三竿，然後才幹起活兒來。時寫時歇的一篇小說，一拖再拖已是半年光景，直到日昨，好歹算搞出來了。脫稿時，如釋重負，又像一根繃得過緊的琴弦一般的心情，才鬆弛下來。我相信一個作家是沒有終點的，就像馬拉松賽，要有持恆的力氣，一直不斷地跑下去。寫作完全靠一股勁，有人形容得妙，那股勁消失了，就像洩了氣的皮球，蹦也蹦不起來。

午後，除了睡晌覺、有事辦事以外，看看書啦！散散步啦！美其名曰：「悠閒自得」。今午跑到法美墓園，這裡草坪如茵，視野絕佳，士林、北投一帶的近景，一覽無遺。

入夜，獨坐斗室，一邊靜聽古箏錄音帶，一邊白乾在手，默默瀏覽四壁圖書。這時，新交少至，舊雨不來，裸足袒胸，了無拘束。

翻閱書本時，我偶爾碰到一句很醒目的箴言：理想的文學家，他有求真的精神、向善的勇氣、愛美的情操。為了真，他實事求是，不作調人；為了善，他鐵肩擔道義，佛手寫文章；為了美，他沈思翰藻，纂組錦繡。統括起來，他有一顆愛心，能夠感動別人，美化世界。真是好一幅幾乎難以碰見的大文學家的寫照。

「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。」在山上，我從未留意過自己的歲數，一頂草笠，一條牛仔褲，是我出門時的打扮。我寄情山水，自然不慕榮利，讀書與爬山一般，致心其中，渾然忘我。我愛山之靜中有動，它靜得那麼安謐，動得那麼和諧。

【編號四】

桂花雨 琦君

中秋節前後，就是故鄉的桂花季節。一提到桂花，那股子香味就彷彿聞到了。桂花有兩種，月月開的稱木樨，花朵較細小，呈淡黃色，臺灣好像也有，我曾在走過人家圍牆外時聞到這股香味，一聞到就會引起鄉愁。另一種稱金桂，只有秋天才開，花朵較大，呈金黃色。我家的大宅院中，前後兩大片曠場，沿著圍牆，種的全是金桂。唯有正屋大廳前的庭院中，種著兩株木樨、兩株繡球。還有父親書房的廊簷下，是幾盆茶花與木樨相間。

小時候，我對無論什麼花，都不懂得欣賞。儘管父親指指點點地告訴我，這是凌霄花，這是叮咚花，這是木碧花……我除了記些名稱外，最喜歡的還是桂花。桂花樹不像梅花那麼有姿態，笨笨拙拙的，不開花時，只是滿樹茂密的葉子，開花季節也得仔細地從綠葉叢裏找細花，它不與繁花鬥豔。可能是桂花的香氣味，真是迷人。迷人的原因，是它不但可以聞，還可以吃。「吃花」在詩人看來是多麼俗氣。但我寧可俗，就是愛桂花。

桂花，真叫我魂牽夢縈。桂花是糕餅的香料。桂花開得最茂盛時，不說香聞十里，至少前後左右十幾家鄰居，沒有不浸在桂花香裏的。桂花成熟時，就應當「搖」，搖下來的桂花，朵朵完整、新鮮，如任它開過謝落在泥土裏，尤其是被風雨吹落，那就濕漉漉的，香味差太多了。「搖桂花」對於我是件大事，所以老是盯著母親問：「媽，怎麼還不搖桂花嘛？」母親說：「還早呢，沒開足，搖不下來的。」可是母親一看天空陰雲密布，雲腳長毛，就知道要「做風水」了，趕緊吩咐長工提前「搖桂花」，這下，我可樂了。幫著在桂花樹下鋪篾簾，幫著抱桂花樹使勁地搖，桂花紛紛落下來，落得我們滿頭滿身，我就喊：「啊！真像下雨，好香的雨啊！」

桂花搖落以後，全家動員，揀去小枝小葉，鋪開在簾子裏，曬上好幾天太陽！曬乾了，收在鐵罐子裏，和在茶葉中泡茶，做桂花滷，過年時做糕餅。全年，整個村莊，都沉浸在桂花香中。

我回家時，總捧一大袋桂花回來給母親，可是母親常常說：「杭州的桂花再香，還是比不得家鄉舊宅院子裏的金桂。」

於是我也想起了在故鄉童年時代的「搖花樂」，和那陣陣的桂花雨。

【編號五】

無關歲月

蔣勳

在父母的觀念中，過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。民國四十年許，我們從大陸遷臺，不僅保留了故鄉過年的儀節規矩，也同時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習俗；我孩童時代的過年便顯得異常熱鬧忙碌。

母親對於北方過年的講究十分堅持。一進臘月，各種醃臘風乾的食物，使用炒過的花椒鹽細細抹過，浸泡了醬油，用紅繩穿掛了，一一吊曬在牆頭竹竿上。

用土罈封存發酵的豆腐乳、泡菜、糯米酒釀，一缸一甕靜靜置於屋簷角落。我時時要走近去，把耳朵俯貼在罈面上，彷彿可以聽到那平靜厚實的穩重大缸下醞釀著美麗動人的聲音。

母親也和鄰居本地婦人們學做了發粿和閩式年糕。

碾磨糯米的石磨現在是不常見到了。那從石磨下汨汨流出的白色米漿，被盛放在洗淨的麵粉袋中，紮成飽滿厚實胖鼓鼓的樣子，每每逗引孩子們禁不住去戮弄它們。水分被擠壓以後凝結的白色的米糕，放在大蒸籠裡，底下加上徹夜不熄的熾旺的大火，那香甜的氣味，混雜著炭火的煙氣便日夜彌漫我們的巷弄。放假無事的孩童，在各處忙碌的大人腳邊鑽竄著，驅之不去，連那因為蒸年糕而時常引發的火警、消防車噹噹趕來的急迫和匆促，也變成心中不可解說的緊張與興奮。

早年臺灣普遍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的情況下，過年的確是一種興奮的刺激，給貧困單調的生活平添了一個高潮。

在忙碌與興奮中，也夾雜著許多不可解的禁忌。孩子們一再被提醒著不准說不吉祥的話。禁忌到了連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聯想也被禁止著，單方面的禁止孩子，便不生什麼實際的效果，母親就乾脆用紅紙寫了幾張「童言無忌」，四處張貼在我們所到之處。

這些小時候不十分懂，大了以後有一點厭煩的瑣細的行為，現今回想起來是有不同滋味的。

遠離故土的父母親，在異地暫時安頓好簡陋的居處，稍稍歇息了久經戰亂的恐懼不安，稍稍減低了一點離散、饑餓、流亡的陰影，他們對於過年的慎重，他們許多看來迷信的禁忌，他們對食物刻意豐盛的儲備，今天看來，似乎都隱含著不可言說的辛酸與悲哀。